

李奶奶

佳作 | Susiati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是我跟李奶奶相遇的月份。這位九十歲的老婆婆無助的躺在桃園醫院裡，也就是在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這個地址。

李奶奶是我在台灣這三年內必須照顧的病人。雖然這是我的第二份合約，也是在不同地方工作，遇見新雇主的緊張感仍然存在。初次見到李奶奶時我感到害怕，但同時也感到同情，我可以感受到跟她有強烈的心靈連結。我的仲介王小姐向我解說照顧李奶奶的工作內容。李奶奶還能勾住我的手指微微笑。李奶奶住在中壢區的華助街。她的家裡只住了兩個人，也就是我和李奶奶自己。她的先生五年前就過世了。她兩個小孩都是兒子，我稱呼他們為大哥和二哥。大哥住在台灣南部地區。二哥住在離中壢較近的新竹。但不知為什麼他們都不太理會李奶奶。我知道李奶奶罹患了阿茲海默症。阿茲海默症是一種會使病患逐步失去記憶力、思考能力、說話能力和行為變化的腦部疾病。大哥解釋說因為這種病，所以他的媳婦要求分開住，才想讓李奶奶住進療養院。但是二哥決定在中壢租一間房子給李奶奶住，並找一位印尼看護來照顧。而我就是他們找來照顧李奶奶的人。

與李奶奶兩個人一起生活真的很累人。她會在五分鐘內不斷重複問同一個問題。

「妳是印尼人嗎？」她問道。

「是的，奶奶。」

過了五分鐘後同樣的問題又出現。我有時候會因為這樣而情緒化。更不用說上小號的事，她喜歡說想要小號，但在到洗手間之前，她就尿褲子了，我就會生氣。之前在第一個僱主那邊，我是照顧一位無法

說話也沒有行動力，完全癱瘓在床上的老爺爺。因此，當我得到照顧李奶奶的這份工作，我覺得我的情緒很不穩定。有一次她在廚房裡失禁了，但是不由自主的。剛打掃完院子而感到筋疲力盡的我，情緒激動而生氣了。

「奶奶，如果妳想要上大號就說嘛，這樣真的很髒耶。如果妳一直這樣，誰想要照顧妳！」我很粗暴的說話。

但是，我沒想到，李奶奶竟抱著我哭了……

「對不起，請妳不要生氣。之後我得獨自生活，我的孩子沒有人要我，請妳不要生氣，好嗎……」她邊說邊緊緊的抱住我。

天呀……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的心會顫抖。在懊悔責罵她的情緒當中，疼惜李奶奶的心也正在萌芽。她真的是一位可憐的老人家。從這一刻開始我發誓，會全心全意的疼惜和照顧李奶奶。

我已經照顧她滿六個月了，而我也已經五個月沒有對她發脾氣，我很疼惜李奶奶，非常地疼她。二哥每個月發薪資給我的時候會過來。大哥則是每一兩個月會打電話來。他們還是沒有關心她。我曾經讀過一份報導，阿茲海默症的病患如果大腦能力和記憶能力持續下降的話，控制排便的能力會漸漸喪失。這也是兩位媳婦不想長久待在這個家的原因。有時候，當我和李奶奶正在看電視時，她就會在坐的地方小便。有一次我請她穿尿布，但她不肯，甚至生氣了。我也不想強迫她，我只是一直全心全意的照顧她。

一年過去了……

我越來越喜歡李奶奶了，我們每天都會有說有笑的。雖然有時也會感到無聊，疲倦感也跟著來。但看到李奶奶的笑容後，我的疲憊感也消失了。當她的癱呆症發作時，李奶奶都會叫我阿紅，儘管我已經跟她說了很多次我叫安娜。但我不在乎，不管是阿紅還是安娜，最重要的是我和李奶奶都很開心。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二哥，我說下個禮拜想要請假。

二哥也同意了，他會自己代替我照顧李奶奶。一大早，二哥就來了，我準備了早餐，並解釋如何照顧她的母親，也就是李奶奶。二哥只說了OK，我就放假出去了。放假對台灣一部份的印尼移工來說，就像是做夢。很少雇主會讓印尼移工放假，不知為什麼？怎麼會這樣呢？

下午兩點鐘，我的手機響了……

「安娜，對不起，妳能回來嗎？李奶奶剛剛摔倒了，我現在送她到桃園醫院。她一直在找妳，妳能來嗎？」

我的午餐中斷了。在感到震驚之餘，也不喜歡聽到這個消息，為什麼會摔倒？難道二哥只是照顧她十個小時而已，也不會嗎？我立刻回去，回到桃園內壢，桃醫的所在處。在打電話給二哥之後，我成功找到李奶奶的病房。

「安娜，我很害怕。剛剛我一個人在家。妳到那裡去了？請妳不要生我的氣，不要離開我。」李奶奶的聲音顫抖著……

我抱著那虛弱年邁的身軀，用愛擁抱著她，我再也無法忍住潰堤的淚水，慢慢流淌下來的淚，讓我雙頰發熱、情緒激動。我問二哥奶奶是怎麼摔倒的。他說他只是離開一下去買食物，李奶奶正坐著看電視，他三十分鐘回來後，李奶奶已躺在都是尿液的地方，她又尿褲子了。我可以想像李奶奶是如何摔倒的，她一定很痛苦的呼喚著我的名字，並試著爬起來。可憐的她……。醫生說她沒事，只是腳和背部扭傷，受到驚嚇而已，所以住院兩天後，李奶奶就可以回家了。

兩年過去了……

我和李奶奶跟平時一樣開心的生活，我們一起看電視，一起逛公園、買菜、煮飯，再一起用餐。李奶奶一直看起來很幸福，雖然有時候癱呆症發作時又不認識我了。然後我就會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向她解釋。直到壞消息傳來……

「妳必須回家，妳爸得了腎臟病，他一直在找妳。」這是我媽媽兩

天前在電話中所說的話。

是，我爸生病了。我爸是一位老菸槍，他很少喝白開水，直到腎臟壞掉。我媽獨自一人照顧我爸。我哥已婚，而且住得很遠。我在爸爸和李奶奶之間感到困惑。如果我繼續留在這裡，那我爸怎麼辦？然而如果我回去？李奶奶要怎麼過生活。即使我知道他們可以再找新的看護，但說真的，我捨不得李奶奶被其他人照顧。李奶奶很開心有我。但我爸呢？他也需要我。

「阿紅，妳怎麼在發呆。看，電視上有好消息。」李奶奶叫我，打破思緒混亂的我。

「奶奶，我是安娜不是阿紅。對了奶奶，如果我回家去不再回來，妳會允許嗎？」我小心的問她。

她用憂傷的眼神看向我，她的手再次勾住我的手。天呀，我不喜歡這種情形。

「放心，我剛剛只是開玩笑而已。」我說。

她靜靜地回頭看電視。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決定。回去照顧我爸，還是待在這裡照顧李奶奶。說真的，這不是薪資和錢的問題，但我是真心喜歡李奶奶。李奶奶被自己家人忽略了。只有我在意她，如果我離開，李奶奶可以忍受寂寞嗎？

兩個禮拜過去了，媽媽的想法和消息，還停留在我腦海裡。為了我爸，我媽強迫我回家。但李奶奶呢？她需要我……

「爸爸在昨晚九點，嚥下最後一口氣了。」我哥的聲音在手機裡迴盪。

我的世界突然暗了下來，天就好像坍塌了。李奶奶的臉蛋也變成我媽憤怒又失望的表情，因為等不到我回家。我癱軟的坐在廚房角落。李奶奶睜大眼的看著我，感到困惑，或許她也知道了這個消息，我爸過世的消息……

不願再多想，我打電話給二哥說我要回家，解除合約，我不再管李

奶奶的反應，我只知道我需要一个確定的答案。李奶奶還是我的家人？而我已經失去我爸爸了。二哥把我罵到臭頭。我不管，甚至在不知不覺中，不知從哪裡來的力量，讓我有勇氣威脅二哥。我跟他說如果不同意解約的話，我會逃跑。我等了五天才得到答覆。他們同意我回家。那李奶奶呢？知道了，我別無選擇。我已經失去了父親，我不想再失去媽媽或其他的家人。而李奶奶只是一個綁著合約的臨時責任，即使我疼她和愛她的心是真的。仲介告訴我下個月就可以回家，因為解除合約後無法立刻離開，我也同意了。我用一個月來整理心情和想法。我的心已接受我爸過世的事實，但我還在想如何向李奶奶解釋……

直到那天早上……

李奶奶突然呼吸困難並說頭痛，我馬上打電話請二哥回來。我帶李奶奶到桃園醫院。幾項健康檢查做完以後，醫師建議住院治療。我天天在醫院照顧李奶奶，那皺巴巴的雙手不想放開我的手。她非常脆弱和虛弱，我看得很不忍心。而離我回家的日子還剩下不到九天。

「阿紅，妳不要離開我，好嗎？」李奶奶總是用沙啞的聲音對我說這些話。

我也一直回她「好」，即使我的心和思緒已經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。

我回去的日子終於來臨……

李奶奶由台灣籍的看護照顧。大哥一直抱怨看護員費用很昂貴，但我也不在乎。我心裡只想要回家，我爸沒了。我也想著李奶奶，想著她的生活。

我今天要回家了……用很沉重的心情親吻了那充滿皺紋的臉頰、棉花般的白髮，我也親吻了幾下那雙乾癟的手。在我心裡，期望著李奶奶可以趕快醒來回家。她睡著了，因為醫院給她開了藥。我向大哥和二哥道別。我也向他們道歉無法完成合約。

鐵鳥載著我回到印尼……留下了我與李奶奶的一百萬種回憶。我只能向上天祈禱李奶奶可以長命百歲。然而我要回去，迎接失去父親的悲傷……

桃園，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

譯 | 孫珮珊

關於作者

Susiati 印尼 | 跨國移工

Susiati 是之前曾在台灣的印尼移工。他在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九年間待在台灣擔任長達八年的移工。他一直積極參與台灣和印尼的寫作活動，並於二〇一八年的「新北市文學獎」活動中獲得亞軍。同時也在二〇一八年的「印尼之聲」(VOI)比賽當中獲得季軍。他一直以 Jassy Ae 這個筆名漫遊在寫作的世界裡，原因只是不想被認出來。如今他已經回到家鄉。Susi 想告訴在世界各地的印尼移工，無論在哪裡都要保持熱情，並繼續探索自己工作領域中的能力。不要厭倦學習和嘗試。失敗了再次站起來，因為生活本就是一個過程。